

逃亡

逃亡

第十八章

匡松的智囊团经过认真地考察分析后，肯定匡松的决策是正确的。这种五彩石的确是天下罕见的珍品，经过精细加工后，不仅会成为国内装饰市场上的热门货，在国际上也能占据一定的地位。但是有三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：一是一些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正在矿区乱开采，不规则的乱爆破，不仅破坏了珍贵的矿资源，也使大量的矿石粉碎了；二是现有的简陋的生产设备导致了加工质量的低劣，有损于五彩石的光彩和声誉，这种简单的生产应立即停止；三是乡政府正组织群众在矿区进行植树造林，并动员群众来承包，这将会给今后大规模地开采造成障碍，公司还会和当地群众发生意想不到的纠纷。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办法是：一要马上同青山县签订合作的协议，最好是将矿区一次性的买下来，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可能发生的事；二要青山县公安局在矿区设立派出所，维护矿区的治安，保证当地群众同公司不发生矿界的纠纷；三要尽快制定出开矿的计划和方案，把资金调到青山来，但最急办的是马上同青山

县敲定收买矿山的價格。

匡松对智囊团的这些建议是赞同的，但考虑到国家的政策和法规，并按最大可能性的开采规模来估量，五彩石的蕴藏量究竟能开采多少年，然后才能决定是收买还是租用的方案。但这样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勘测和计算，还要了解国外先进设备的性能，同时还要研究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。为了获得比较准确的数据，匡松的智囊团又专程去了一趟矿区，回来后没顾上休息便匆匆飞回了A城。他们的任务一是迅速计算出相关的数据；二是了解国内外市场的行情；三是研究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，搞清楚开矿的条令，并分析青山县可能附加的条件，按照双方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制定出开矿的计划书。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多，智囊团的人夜以继日的工作，匡松还嫌手脚慢，终于忍不住发火了。

匡松好像已把矿山当成了自己的财产，耽误一天就不知道被当地群众毁坏多少矿资源？没办法，他许愿计划书提前编排出一天，就多给每人1000块钱的奖金。昨夜里从大本营终于发来了传真，主要数据全出来了，

并说五彩石的前景非常好。匡松很高兴，他默默地计算着，也许再有3天江中岐就能返回来，这样就不愁误事了。只要合同一签订，他就可以把资金调到青山来，修筑那些必要的设施，五彩石的开发行动就可以轰轰烈烈地开始了，到时候，他匡松就可以做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了。几天来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匡松，昨晚上很好地睡了一觉，今早上按照老习惯，他早早的起来去外面打拳的当儿，忽看到从出租车上跳下来一位身材苗条的小姐，匡松一时呆住了，心里说：这不是那位王小姐吗？她怎么还在宾馆里？在匡松迟疑的当儿，王梅雨已经上了楼，然后便敲开了汪雅雅的门，但却没注意到尾随在身后的匡松。

匡松看到开门的是汪雅雅，一时心里很高兴，他本想随着跟进去，但房门已被关上了。匡松想把门再敲开，又下意识地顿住了，他知道时间只有5点钟，这时候去敲一位姑娘的门，显然有点不妥当。况且，汪雅雅又是自己的好朋友江中岐的钟情者，怎能如此去冒昧呢？还有自己同王小姐的风流债，到现在还没有清算

呢，要再惹出是非来，那可就真有麻烦了。匡松只好又折了回去，但是打拳的兴致却没有了，心里也难以平静了，在房间里暗暗地想道：本来，自己担心同王小姐的风流事被闹大才被迫去青山的，到青山后才发现那些宝石的，然后才下决心在青山投资的。以后在青山发展或者成为天下巨富也都是因为这位王小姐，王小姐还真与自己有缘分呢！还真是自己的福星呢！王小姐称得上绝美的佳人，身材匀称而又丰满，冰雪似的肌肤，明星似的脸蛋子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，还有她那优美的舞姿，若是出入交际场，一定能倾倒一大片风流儿。如果她能做自己的女秘书，用金玉把她包装起来，保证使生意场上的朋友们馋涎欲流，夜里连觉都睡不着。虽然她早已不是处女，那又算得什么呢？自古好汉娶娼妓，还不是图个快活和享受？有钱人要是不享受，要他妈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只是不知道王小姐愿意不愿意？片刻，匡松又忍不住失笑了：这能用得上担心吗？这样的女人还不是为了金钱吗？再说她又到哪儿去找我匡松这样有钱的男人。嗨，没想到这次到临都来，既发现了

无尽的财源，又能得到超凡脱俗的美人，这真是我匡松的福气。哦，这得感谢我的好朋友江中岐，如果不是他邀请，我匡松能遇到这些好事吗？嗨嗨，没想到风流债结成了风流情，又摆脱了关梅的控制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。是否让汪雅雅帮忙呢？啊，不行，那天夜里的风流事，也许她已经知道了，她一旦识破了自己的用心，一定会很反感的。最好是直接同王小姐谈，只要她本人同意了，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。匡松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来到了走廊里，往汪雅雅的门前望了一眼，他多么希望此时汪雅雅能出门来，但是丝毫没动静。匡松心里又嘀咕起来：这几天一直没见到王小姐，这时候突然钻出来，说明关梅的话完全是谎言。可她究竟隐身在哪里？又为何一大早赶回到宾馆里，却不进自己的住室，而偏偏去敲汪雅雅的门，这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？并且会不会与我匡松有关呢？

天色已经大亮了，已有早起的旅客打开了门。匡松仍然在走廊里徘徊着，胡乱地猜测分析着，本想离去，又怕失去了同王梅雨见面的机会，想来想去终于鼓起

了勇气，边敲门边大声叫汪雅雅。

汪雅雅终于把门打开了，不过不是她住室的门，而是与她住室相通的办公室的门。汪雅雅用身体堵住门口说：“匡老板，这么早就在我门口大喊大叫，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……你让我进去再说嘛！”匡松有点急促地说。

“匡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有急事要出去，回头再说可以吗？”汪雅雅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雅雅，我进去只说 10 分钟，就 10 分钟，绝对不会误你的事。”匡松非常着急地说。

“这……好吧。”汪雅雅无可奈何地让开了门。

匡松进到汪雅雅的办公室后，迅速在室内搜寻了一眼，发现套间的房门紧闭着。匡松想王小姐肯定是在套间里，但又不好意思去推门，便把眼睛紧紧地盯在房门上。汪雅雅似乎看穿了匡松的心思，忙以身挡住房门说：“匡老板，你究竟要给我说什么？”

“雅雅，我这会儿鼓起勇气来找你，是想请你看在

我们曾是校友和江中岐的情面上，帮我完成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请你千万别回绝好吗？”匡松几乎是恳求地说。

“什么事，只要我能做到的。”汪雅雅一脸狐疑地说。

“雅雅，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就是请你打开套间的门，我同王小姐谈谈可以吗？”

“啊，匡老板，你是不是有点发疯了？我这里没有什么王小姐。”

“雅雅，别骗我，我亲眼见她敲开了你的门……”

“啊，匡老板，你是宾馆的客人，却如此对宾馆的小姐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吧？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汪雅雅沉下脸色说。

匡松急得站起来说：“雅雅，你别误会，我可以把什么都告诉你。我对不起这位王小姐，害得她几乎失去了职业，我要赎回自己的过错，聘请她做我公司的秘书，可能的话，我还要娶她做妻子。雅雅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一次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这……你以为王小姐会同意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完全取决于王小姐。”

忽然，“吱”的一声门开了。王梅雨挺身走出来说：“汪姐，我同意。”

“这……”汪雅雅又气又急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王梅雨走到汪雅雅面前说：“汪姐，你知道我已经到了这地步，还能有什么选择呢？也许是我与匡先生有缘分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归宿，汪姐，请你理解我，也别再为我着想了，请你放心，我再不会做对不起宾馆的事。”接着又转向匡松说，“匡先生，我能不能做你的妻子那是以后的事情，现在说未免早了点。但你既然聘请我做秘书，请问，我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工作呢？”

“现在……现在就过来可以吗？”匡松欣喜若狂地说。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咱可得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你的秘书，不是你随随便便的情人，需要签订一份合乎法律的合同，讲明每月的薪水和待遇，聘用的期限和职责，如果能做到这一切，我马上就跟你过去。”

“好好，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，我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你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匡松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汪雅雅给打断了，“王梅雨现在还是宾馆的职员，在没有得到宾馆的许可前，你们还不能这么做。”

“这……雅雅，难道你不愿意帮我吗？再说职员有辞职的权利呀？”匡松用恳求的语气说。

“汪姐，我把什么都告诉了你，我还能呆在宾馆吗？请你在关总面前求个情吧！”王梅雨滚着眼泪说，“汪姐，要不我给你跪下了。”

“啊，别……”汪雅雅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赶忙拉住王梅雨说，“我还有急事要去办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再说，我这办公室也不是你们讨价还价的地方，你们应该出去了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匡松眨了眨眼睛说，“请王小姐到我的房里可以吗？”

王梅雨马上点了下头，跟着匡松出去了。

汪雅雅本想叫住王梅雨，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

。她看了眼二人的后影，“吱”的一声关上了门，然后把身子靠在房门上，不由得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是这样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匡松咋偏偏纠缠上了王梅雨，王梅雨就这么轻率地跟匡松去做女秘书，哼，什么女秘书！”接着又在心里说：王梅雨真是太天真了，就这样同匡松去鬼混，像匡松这样爱拈花惹草的男人，他能会娶你做妻子吗？还不是把你玩足玩够后，遇上更漂亮的女人，就像处理破烂一样随便地把你给抛弃了。那么你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呢？是破罐子破摔，还是……唉，以后的事现在是很难说清的，也许王梅雨看重了匡松手里的金钱，同匡松厮混一段后，有了一定的资本，再打算以后的生活，再寻找真正的爱情？也许……总之，王梅雨肯定有她自己的主张。也是啊，像王梅雨眼前的处境，不这样又能如何呢？人哪，有的人追求居高临下的权力，有的人追求高不可攀的名位，有的人则追求万能的金钱，但都是为了活得更好些。作为王梅雨，这也许是她必然的选择，以后的道路怎么样，就全看她的造化了。但是，梅姐会持什么态度呢？王梅雨这么

快就倒戈到匡松的身边，会给宾馆带来什么后果呢？不行，应该跟他们好好谈谈。

汪雅雅开门上了楼，来到匡松的房门时，看到的竟是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，但她还是将门敲了敲……

何风在白艳艳的服侍下，感激地拉着白艳艳的手，有一肚子话想说给白艳艳听。白艳艳见何风的精神好多了，便依偎在何风的身边喃喃地说：“风，你快好吧，等你身体恢复后，我们就……”何风一激动搂着了白艳艳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疯狂地吻，两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中。何风也许是精神过分激动的缘故，大脑突然一阵发昏，又无力地松开了白艳艳，倒在了枕头上。白艳艳正在慌乱时，恰好汪雅雅推门进来了。

何风虽然在迷迷糊糊中，但汪雅雅和白艳艳的谈话，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，心中不由升腾起一种无法名状的怒火，怎奈越生气，他的大脑越发昏，最后竟无法思维了。何风不知道后来汪雅雅又跟白艳艳说了些什么话，也不知道汪雅雅是什么时间离去的，醒来时只见白艳艳正在用热毛巾给他轻轻地擦脸，他又激动地抓

住了白艳艳的手。

“风，你醒过来啦，这会儿感觉怎么样？”白艳艳在何风的额上吻了一下说。

“艳艳，我没事。刚才汪雅雅说是灰色别墅的人行的凶，对吧？”

白艳艳点了下头说：“风，他们已经自首了，你可不要太冲动了。”

“浑蛋，灰色别墅的人竟敢暗算我，这不是无法无天吗？”何风真想跳起来冲出去，从那几个行凶的人嘴里掏出他们背后的指使者，然后把灰色别墅的秘密昭然揭露于天下。

白艳艳赶忙劝他道：“风，他们是酒后闹事的，既然已经自首了，汪雅雅又上门赔了情，并给医院预交了你的医疗费，还有……”

愤怒到极点的何风马上打断了白艳艳的话：“艳艳，这是手段和阴谋，非常卑鄙的阴谋。这内中的情况你不知道，他们根本没喝醉酒，而是恶意的报复，他们……”何风的脸色紫涨着，情绪非常地激愤，禁不住

喘起粗气来。

白艳艳忙轻轻地拍着何风的后背说：“风，别激动……医生说你现在不能激动的。你需要的是安静，你明白吗？等你身体恢复后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啊，听话，你可千万要听话。”白艳艳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一滴一滴的落在何风的脸上。

何风第一次看到白艳艳掉眼泪，晶莹的热泪滚在白艳艳红润的脸庞上，就像梨花带雨似的恁好看。并且这眼泪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白艳艳对自己是多么真心地相爱呀！不知何风是被白艳艳的眼泪征服了，还是被白艳艳体贴暖人的话语打动了？他的情绪慢慢地变得稳定了。然后缓缓地伸出手，轻轻地给白艳艳抹去了泪，接着又揽住了白艳艳，两张脸紧紧地贴在了一起。

一阵柔情蜜意后，白艳艳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哦，对啦，汪雅雅还送给你一包东西呢。”然后轻轻地拨开了何风的手，从桌子上取过一个非常精致的礼品盒，打开后发现是一个很大的红纸包，上面清晰地写着一行字：“精神赔偿费 5 万元。”白艳艳不由“啊”了

一声，迅速地拆开了红纸包，果然是一叠人民币。

两人都不由惊呆了。

何风暗暗思忖道：他妈的灰色别墅可真大方，一甩手就是 5 万元，这对我何风来说，真是个天文数字啊！我一个在别人眼里还算混得不错的科室主任，年薪还不到 5000 块，这一下子就相当于我 10 年的薪水。手里有这么一大笔钱，装备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小家庭，已是绰绰有余了。对啦，昨天自己还在想办婚事时，拿什么置办家当呢？没想到这意外飞来的横祸，倒给我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，现在可不用发愁了，等我身体恢复后，就用这笔钱来办婚事，剩下的就用它去旅游。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，除了到省城开会外，从来没游玩过祖国的名山和大川。这一是工作上不方便，但主要的是腰包里没钱，只能望景兴叹了。要不前妻怎么会跟人家跑了呢？唉，钱，他妈的钱对一个人和家庭太重要了，只要有了钱，需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何风想到这里，目光不由得落在了那叠厚厚的钱上，那叠钱好像正在闪闪发光。

白艳艳似乎看穿了何风的心思，望着何风试探地说：“风，这钱我们能收吗？”

何风拍着脑门说：“他们无故伤害了我，赔偿损失费是应该的。”

“可是赔偿能要这么多钱，你不是说这里面有阴谋吗？”

“嗯。”何风的脸色又阴沉了，闭上眼睛思忖道：是啊，我这点伤能算什么呢？哼，灰色别墅的胆子可真大，竟敢收买我何风，这说明她们作贼心虚，想阻止我深入地调查，以掩盖非法的行为，并且还是相当严重的，一旦被我查出来，他们不但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而且还可能牵扯到一大批人，这批人都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。她们害怕了，胆怯了，所以才对我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。可我何风毕竟是监察部门的干部，能被暴力和糖衣炮弹击倒吗？能允许她们如此的逍遥法外，继续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勾当吗？并且这笔钱一旦被抖露出来，我必将是身败名裂的下场，那么一切都没有了。不行，这笔钱说什么也不能收，要一分不留地

退回去，并且要坚定不移地追查下去，一定要使灰色别墅彻底崩溃。到那时不仅为国家和临都人民立一大功，说不定副局长就可以到手了，只要能当上副局长，当局长也为时不远了。只要手里有了权，要什么还能没有呢？何风想到这儿，像位勇士似的挺了一下胸膛说：“对，艳艳，我们是国家干部，这笔钱暗藏着罪恶和阴谋，我们决不能收这笔钱。”

恰在这时，响起了“咚咚”的敲门声，白艳艳忙把钱藏到了被窝里，然后快步拉开了门，没想到进来的是胡兴舟。

“哎呀呀，老弟，我可是刚听说就来看你啦。”胡兴舟把一袋子水果放在桌子上，上前拉着何风说。

何风有点惊讶地说：“胡兄，你咋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哈哈，老弟，我这个编外情报局长，还能不知道这事吗？哈哈，事情也真是太巧了，昨夜里抬你上车的小伙子，是报社的实习生，他今天去报社送稿子，把昨晚上发生的事当做新闻宣传了。加上昨晚上有人请我去夜巴黎玩，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去，结果敲了三次门